

情怀

## 我与南韩家塔村的情缘

◆ 韩补成

桑梓情浓，初心滚烫。家乡于我，从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语，而是刻进骨血、融入余生的执念。这份情结，藏着童年的苦，裹着奋斗的泪，更盛着我倾尽所有也要回馈的赤诚。

我生在保德县南韩家塔村，一个在乡里小有名气、有着温情的小山村。可我的童年，却充满了贫苦与辛酸，也正是这份苦难，让我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爱得愈发深沉。幼时家中贫寒，兄弟姐妹八人挤在破旧的土屋里，吃饭永远是最大的难题。锅里的稀粥照得见人影，半块窝头要分着吃，我长到十几岁，从未吃过一顿饱饭，更没穿过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服，身上的衣裳全是哥哥姐姐穿过的，补丁摺补丁，冬天透风，夏天磨肉，连拥有一双合脚的鞋都成了奢望。

家境的窘迫，像针一样扎在我年少的心上，可我知道，不能认命，更不能让家人一直受穷。少年时期，本该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纪，我却咬着牙，牵着年幼的弟弟，背井离乡远赴山东谋生。小小年纪，干着成年人都嫌累的活，饿了啃口干粮，冷了缩在墙角，受了许多委屈与磨难。无数个夜晚，我望着家乡的方向偷偷落泪，想念村里的土炕，想念父母。但也暗暗发

誓：总有一天，我要活出个样子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让我的家乡不再被人小看。

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凭着自己的踏实与聪慧，我一路摸爬滚打，吃了许多苦，终于摆脱了贫穷，迎来了安稳的生活。日子慢慢好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年迈的父母接到身边悉心照料，让操劳一生的他们穿上新衣，吃上可口的饭菜，安享晚年。父母常说不能忘了根，不能忘了村里的乡亲，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当年全村人最愁的就是吃水，一口老井里的水浑浊不堪，挑水要走好几里山路，下雨天喝泥水，旱季时甚至要跑到更远的地方讨水喝。村委会几次想解决吃水问题，都因资金问题屡屡搁置。新当选的村主任找到我时，我们一家四口还挤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日子刚有起色，可看着村主任焦急的模样，想到乡亲们吃水的艰难，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帮村里办成这件事。

我拿出手头仅有的积蓄，捐出五千元，又放下手里的活，一次次找水利部门沟通，发动全村乡亲一起捐款出力。那段日子，我白天奔波，晚上辗转难眠，终于在村里人的共同努力下，干净的自来水通进

了家家户户。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拧开水龙头，捧着清水热泪盈眶时，所有经历过的辛苦都烟消云散，只觉得一切都值。

村里第一次办古会，那时父母还健在，我的手里也没多少余钱，可想到小时候古会热闹的情形，我咬咬牙捐出了六百元。当时这笔钱对我来说仿佛就是天文数字，是我省吃俭用攒下的生活费，可我从未心疼。生我养我的是这片土地，陪我长大的是这些乡亲，我从这里走出去，哪怕自己难一点，也要让家乡多一份热闹，让父母多一份体面。

前些天，村干部打来电话，说村里好多年没举办集体活动了，在外的乡亲越走越远，想邀请大家回村相聚，重拾乡情。我听完这番话瞬间红了眼眶，当即鼎力支持，主动捐出五千元。记得我小时候的南韩家塔村，是出了名的团结村，谁家有困难，全村人都伸手帮，秋收时互相搭把手，逢年过节聚在一起，那份邻里亲情让人感动。如今日子好了，可这份乡情不能断，我们南韩家塔村，永远是一家人。

从食不果腹的贫苦少年，到安稳度日的寻常百姓，半生风雨，我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源于这片土地；我拥有的幸福、怀揣的感恩，也归于这片土地。父母养育了我，家乡成就了我，反哺家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在心底的使命。不求别的，只愿我们南韩家塔村，永远和睦团结。愿每一位乡亲衣食无忧、平安喜乐；愿这份桑梓深情，代代相传，永不褪色。

童趣

## 假如我在地底生活

◆ 郑鹤桐



假如我在地底生活该多好，没有夏天的炎热，没有冬天的寒冷，整个地底泥土湿润、环境宜人、非常舒适。

假如我在地底生活，每天早上，温暖的阳光透过泥土的缝隙照到我的身上。我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梳一梳我那长长的头发。走出家门，坐上穿山甲公交车，这种车是不排废气的，很环保。到了学校我就开始了一整天的学习：小蛇老师是教数学的，让我们从小就学好数学，她同时也是班主任；还有蝴蝶老师，她是教环境保护的，让我们重视环境，并且知道爱护环境对我们有多么重要；然后是蟋蟀老师，他是体育老师，但他只会跳远和跑步。

放学之后，我特地搭上地底观景车回家。瞧！五彩斑斓的宝石就像镶嵌在泥土里一样，有的像秋日的落叶，有的像夏日的弯月，有的像春日的青草，有的像冬日的皑皑白雪……形态多样，颜色各异。蚂蚁们正在喊着口号，搬运食物；蚂蚱正在步行道上准备起跳，它们一跳就是一大段；独角仙从我身边掠过，他穿着世界上最流行的黑色礼服，彬彬有礼地向我打招呼……

我多么希望通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能把那美丽的地底之梦变成现实啊！

(作者为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二(6)班学生)

2025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的陕西关中之行，让我想回部队看看的愿望得以实现。

1982年10月，受曾是军人，且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父亲影响，我在已经参加工作的情况下，毅然报名参军。11月2日，我们应征入伍的新兵三排在五台县城招待所集中，3日上午乘大客车到太原，改乘火车到达西安，又转乘闷罐车到了咸阳武功县，后来又乘上大卡车到达部队。经过3个月的新兵训练，我被分配到航空兵某师场站军需股空勤三灶当了炊事员，后又调到股部当了文书。当炊事员和文书时，我常写些小文章向报社投稿，并被采用了十几篇。1985年4月，我被抽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报道组，成为专职报道员。

此后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我，在部队领导关怀、指导下，写作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当年全师共刊稿108篇，我就发表了74篇。1988年初我退役回地方，在部队期间，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空军报》等军内外报刊发稿近300篇，荣立三等功一次、受师嘉奖一次，获“空军优秀新闻工作者”“《空军报》优秀通讯员”等荣誉称号。

回到家乡五台县后，我被分配到五台县商业局工作，后来有关部门和领导发现了我有新闻写作特长，先调我到五台县委通讯组，后又调到五台山风景名胜，组建新闻中心并担任主任。在新闻中心工作的18年间，我笔耕不辍，在《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忻州日报》等各级主流媒体上刊发稿件万余篇(幅)，并有60余篇(幅)获省、市好新闻奖、优秀散文奖、摄影大奖等，还被评为“山西省第四届百佳优秀新闻工作者”，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表彰：“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每当看到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我首先就想到了淬炼我的部队及不厌其烦指导我的部队首长和战友们。

回忆

## 魂牵梦萦军旅情

◆ 高峰毅



1990年应战友之邀，我回了部队一趟。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和我同期入伍的战友们，大多数已退役了。到了才知道凑巧老部队正在进行新机种改装，除留守人员外，空勤、地勤、后勤等也转场到了外地，使原本打算待10多天的我，只待了几天就快快而归了。但30多年来，我仍魂牵梦萦地想再回部队，重温当年的军旅生涯，看看部队的现代化建设成果。

2024年5月，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这个愿望便愈来愈强烈了。2025年10月26日晚上，我接到了一位老战友相约我一起回部队看看的电话，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10月28日，我和老伴从忻州乘列车前往陕西，到西安又换乘了列车。接站的是我们师通讯科的田科长。晚上，10多个老战友和他们的子女等欢聚在一起，回忆了当年激情燃烧的军岁月，交流了工作经验及退休后的打算。有的老战友退休后没有赋闲在家，而是在地方承租了土地和房屋用

于发展生态农业、开办便民诊所，他们继续发光发热的行为令人敬佩。

第二天，在老战友的带领下我们进入部队营区和机场参观。满目清新的营区令我们心旷神怡。整个营区除了标志性建筑——师部大礼堂是在原来的主体结构上进行了维修，更显得巍然外，其余的砖木结构建筑已被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建筑取代，营区道路也宽敞了，路面变成了水泥和沥青。就连过去营区绿化的主要树种——法国梧桐、塔松、圆柏等也被雪松、玉兰等品种替代，只有师部大礼堂旁边的十几棵法国梧桐树依然茂盛。当年机场和周边，现在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在机场入口，执勤警卫人员了解情况后告诉我们，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凭通行证才能进入。我们只好在机场外面转了一圈。

时值初冬，我的家乡五台县已是满目草木黄落，但八百里秦川腹地，田野里是长势喜人的大白菜、蒜苗、油菜等，树木仍是郁郁葱葱。下午，老战友带着我们参观了武功县苏武纪念馆。在师史馆里，我们图文并茂地全面了解了这支部队的光辉历程。我为我曾在这支光荣部队服役而感到自豪，并为日新月异的科技兴军而骄傲。同时我也叮嘱自己，尽管已经退休，但一定要保持和发扬部队的光荣作风和优良传统，竭尽全力继续发挥余热。

11月1日，我们来到西安，和部队老领导、老战友相聚在一起。3日上午乘动车，从西安仅4个小时就返回了忻州。回想起当年我们从部队回家探亲时，尽管乘坐的是特快列车，但到太原也得10多个小时，如今随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车程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这次部队之行，看到部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深深感到，富国与强军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只有持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强军提供资源支撑；而强军则是强国的坚强保障。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愿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